**最后的见面**

今年我已经大三了，而我和陈上一次见面是在今年的八月份。

高考之后，我和陈去了不同的学校。高中有几位我熟识的同学也去了陈所在的学校，而我独自一人在某个岛屿上的大学就读。

八月份那天，我和L一起到陈所在的大学找高中同学叙旧。同学聚会本是高中毕业后每年一次的常规活动，但我总是刻意地与陈保持距离：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刻意躲着陈，高中同学的集体活动只要有陈在场，我必缺席。因此，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过陈了。这次同学聚会是由L同学提议的。而我最终答应参加聚会，与其说是想见高中同学，不如说是打算与陈见一次面，也好为心里的问题寻一个答案。

陈在微信上跟L说她在校门外等我们。不巧的是我和L刚出地铁站，站外就下起了大雨，而我不想打伞，于是L与我共一把伞。没走多远就是陈的学校了。我抬头一望，激动地向撑着伞的L说，校门口保安亭下站着躲雨的荧光绿女孩就是陈。没想到即使过了两年，我还是能在三十米开外一眼认出陈。

于是我和L信心满满地上前求证，但事实证明我错得离谱。陈在我们身后喊L的名字时，我和L脸上都没有了笑意。今天的陈撑着一把黑色的小伞，穿着一件白色长裙。在我的印象里陈从来没有穿过裙子。即便是在高中，学校要求女生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穿统一配发的制服裙，陈也总是在仪式结束后立刻换回制服长裤。

若是时间回到两年前，在像今天这样雨天的场景，我与陈一定是同撑一把伞吧。

L与陈互相问好，我若有若无地向陈微笑，陈完全没有理睬我。我自陷于沉默的空气中。虽然微信上可以正常说话，可是面对面的交流就有十足的困难。好在W和其他几位同学的到来刮走了沉闷的空气。

W提议在大家在校园内散步，他领头当众人的导游，陈还有其他同学紧随其后，深深浅浅的伞三三两两地走。我示意让L加入前面的人群，并撑开自己的伞，独自一人在队伍的末尾。这是我的特殊技能，只要集体超过三人，我总是走在集体的末尾。L察觉到我的异常，试图把我拉入队伍中，但我不为所动，L知趣地放弃了这个想法。

队伍行进的时候，我刻意地将自己保持在陈的视线之外。L在队伍左侧与陈攀谈，我就悄悄地调转到队伍右侧。W在领队时，回头跟大家聊天，我就假装自己在看风景。陈的学校与我所熟知的环境完全不同，路边的树都上了年纪，绿意蔓延到地上，肆无忌惮地生长。

听说陈的学校某一季的樱花很美。我还没有看过樱花，想来即便亲眼目睹也一定不能欣赏它的美丽吧。

唉，我明明是来寻找答案的，不是来看风景的，却在这时退缩了。我在队伍后面有些无奈，遥遥地看着几步之外背对着我的陈。但在某个时刻，W介绍校园内的建筑的时，所有人都冷不防地一起转过身来。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与陈四目相对的错觉。但陈无意识地将视线移开。不，陈的目光从没有停留在我身上。我压低了伞檐，退到众人的视线之外。原来雨变小了。

在接下来的散步中，我跟在队伍后面保持着沉默。直到W提议我们在学校的某间小店坐下吃饭。陈坐在朝向门口的上座，我落座在侧，中间隔着L。在其他人吃饭闲聊之余，我偶尔看向陈，发现陈只是在注意自己的手机，偶尔回应一下众人的话题。我不知道陈的性格本就是如此，抑或是我的到来确实让陈感到尴尬。就餐的过程中，我和陈仍旧没有任何交流。

杯盘狼藉后，我找个机会起身离席，谎称昨晚和L在网吧通宵，现在累了要回校睡觉。通宵不假，但现在我还算清醒。在众人的告别声中，我没有听见陈的回应，却清楚地看见陈在听到“通宵”时摇了摇头。这竟然是此次我见到陈后，我与她的唯一的互动。

虽然我和陈没有交流，但我已经确定了心中问题的答案。按照陈在微博里卖萌一般的说法，她现在是“有家室的人”了。我不禁对他的男朋友感到好奇，甚至还想跟他聊几句，但时间没有给我机会。我并非拒绝接受与陈分开的事实，只是疑惑，我和陈分开之后在陈的世界里，我自己应当处于怎样的位置。“无论如何，你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吧。”高中班主任在我和陈高二时如是说。没想到班主任一语成谶。

但我现在已经从陈的态度中，推断出接下来所需要的行动。

八月份离开陈之后，我突然变得勇敢起来。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这应当是我和陈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聚会之后的某一天，我擦亮手机屏幕，浏览微信联系人、微博关注、手机通话记录……我删掉了关于陈的所有，不打算再与陈联系。

我忘记了高中热恋的日子里，我和陈是否曾在何时在何处立下怎样的誓约。但在某一个锁上的抽屉里，每一只纸鹤都记录着我和陈的誓言。这固然重要，也不重要。时至今日，我明白即使删掉了所有的数据，取消了所有的关注，修改了锁屏的密码，那一个再熟悉不过的ID仍旧会在冬日某个黄昏后浮现在脑海里。

我打消了脑海中的想法。

如果我和陈还能再做约定，那我们最后的约定便是，不再联络。